

YUYAN XINXI XINLUN

语言信息新论

吕公礼◎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青岛大学文科基地资助项目

YUYAN XINXI XINLUN

语言信息新论

吕公礼◎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信息新论/吕公礼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 - 7 - 5004 - 6174 - 6

I. 语… II. 吕… III. 信息语言 - 研究 IV. H0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0689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董 佳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杨 蕾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341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本书系统评析了信息论和其他多种学科传统中的语言信息思想，以语用学原则体系的重构形态为框架，融合现代语言学“认知转向”和当代哲学等学科“信息转向”的基本观念，在跨学科视阈中探索语言信息的新范式。全书立足人类信息活动的演化本体，在物质—能量—信息统一性之中探寻语言的信息本源和动因，揭示语言微观信息机制及其宏观社会文化传播形态的统一信息原理，对语言学基本问题的解释及信息社会现实问题的认识具有普遍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出版策划：任 明

封面设计：杨 蕾

内容提要

语言信息是语言学与信息论的跨学科研究。本书系统回视了通讯信息论诞生以来语言信息研究的各种理论及其思想背景、理论本质和局限性,广泛吸收了信息论、认知科学、认知心理学、生物学、脑科学、符号学、传播学、社会学、文化基因学、语言哲学、信息哲学等学科的合理成分和最新思想,以现代语言学的“认知转向”为理论背景,探索和建构语言信息新的理论范式。作者着眼于广义的语言信息观念,认为信息活动是人类活动的高级形态,而语言活动是人类信息活动的高级形态。全书立足于这一基本命题,在物质—能量—信息的统一性中探寻语言符号系统历时发生和演化的信息本源和动因,揭示语言活动与信息活动的内在联系,把语言视为人类信息传递的文化基因。本书批判性地继承和阐发了语言哲学家 Grice 开创的语用学原则体系和基本范畴,以该理论为框架和蓝图建构语言信息理论。

语言信息研究的首要问题是合理的参照系,本书借鉴了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认知语言学及其体验哲学观念,从语言信息主体的涉身性出发,确立和界定信息的原型—非原型空间及其参量构成,并从构成性和生成性两个层面刻画语言信息的组成和展开机制。在语言信息模型的具体建构中,本书探讨和吸取了问题认识论和问题逻辑方法,在人类信息活动的大背景下建构语言信息的问—答原型,为语言信息的科学界定和刻画确立了合理的结构单元和逻辑原点。在深入辨析和探索的基础上,本书界定和刻画了语言信息的形式与内容、信息内容的关联性、质性和量性四个基本规定性,并刻画了它们的优先展开机制和形态。为了实现语言信息过程有序性和无序性的高度概括,本书对语境这一元理论范畴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探

索和界定，并在“语项”和“语境”的耦合关系中，通过语言方式与信息效应的对举，建立了广义方式原则。通过能量—效应的函变关系，本书进一步阐释和揭示了语言信息构成与生成的能量—效应理据。

语言信息研究既是语言研究又是信息研究，因而具有双重意义。本书以语言信息原型与非原型形态和语言共时形态与历时演化的统一性为基本方法论取向，阐释了语言信息功能一元性与非信息功能多元性的内在关系，深化了两种基本功能形态对语言结构塑造方式和意义的认识。语言信息理论为语境范畴的系统科学界定提供了合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它的进一步延伸也为语用推理、隐喻、模糊性、虚化等现代语言学的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阐释。在更宏观的层面上，语言信息研究直面信息社会的时代特征，力图把握时代脉搏，为认识信息社会的时代特征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框架。本书通过语言信息微观模式向宏观传播形态的延伸，分析和阐释了虚拟空间、信息虚化、信息超载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语言信息研究的双重理论视角对于语言学本身和其他相关学科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具有广阔的拓展和研究空间。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语言的信息本质与理论范式的演化	(10)
1.1 语言信息活动：共时与历时	(10)
1.2 信息本体论：物质—能量—信息三位一体	(16)
1.2.1 思想源流	(16)
1.2.2 物质—能量—信息的统一性	(20)
1.3 人类活动共时态的历时信息本源与动因	(24)
1.3.1 主客体的分化与信息活动的凸显	(24)
1.3.2 信息演化的对应律	(27)
1.3.3 主客体关系的虚化与信递的符号化	(29)
1.3.4 主体间性、语言及文化基因	(31)
1.4 语言信息：理论范式的演化与选择	(36)
1.4.1 科学技术传统：信息形式与内容	(36)
1.4.2 语义信息论：科学活动与语言活动	(39)
1.4.3 语言哲学传统：哲学承诺与语用承诺	(45)
1.4.4 语用原则体系重解	(51)
1.4.5 语言信息的语用本体论重构	(56)
第二章 信息的原型态与语言信息的构成性	(65)
2.1 语言信息的构成性	(65)
2.1.1 信息与意义的关系	(65)
2.1.2 主体信息空间	(70)
2.1.3 语言主体信息空间	(73)
2.2 问—答结构：语言信息过程的基本模型	(75)

2.2.1	语言信息的基本单位与形态	(75)
2.2.2	问一答原型的认识论背景	(77)
2.2.3	信息的问题本质与界定	(79)
2.2.4	语言信息空间演化与语言功能的非信息化	(82)
2.2.5	问答原型与语言信息分类	(85)
2.3	语言信息的构成形态	(95)
2.3.1	信息构成的形式与内容	(95)
2.3.2	信息构成的二元性	(97)
2.3.3	信息的基本规定性与展开状态	(99)
2.4	语言信息传递的问题逻辑重构	(104)
2.4.1	信息状态空间与论域	(104)
2.4.2	逻辑表达式	(109)
2.4.3	语用状态形式化模式	(112)
2.4.4	语言信息模块	(117)
第三章	信息的语境性、广义方式及语言信息的生成性 ...	(119)
3.1	语言信息的语境性	(119)
3.2	语境多元形态的统一性	(120)
3.2.1	信息归一性	(120)
3.2.2	异质同构性	(124)
3.3	语境的基本特征	(129)
3.3.1	“语项”与“境项”的二元化切分与耦合	(129)
3.3.2	语境的结构性	(135)
3.3.3	语境结构的多重关系	(139)
3.3.4	两种事件与语境的二重 Wh-变元构成	(150)
3.4	广义方式原则	(156)
3.4.1	语言信息过程的格式塔原理	(156)
3.4.2	归因与语用推理	(160)
3.4.3	广义方式原则	(162)
3.4.4	语言信息的生成性	(166)

第四章 语言信息的质性特征与意义	(169)
4.1 语言信息质性特征的内在必然性	(169)
4.2 真实性问题的实质	(174)
4.3 语言信息的原型与非原型形态	(178)
4.3.1 语言信息空间的逻辑原点	(178)
4.3.2 信息形态的扩展与回归	(183)
4.4 语言信息的两个向度和真实性的多样性	(185)
4.4.1 语言信息的表征向度	(185)
4.4.2 语言信息的证实向度	(194)
4.4.3 语言信息形态的扩展与回归	(200)
4.5 语言信息真实性的语用形态	(202)
4.5.1 语言信息活动的本体特征	(202)
4.5.2 语用形态	(204)
4.6 语言信息真实性与隐喻	(208)
4.6.1 隐喻真实性的本质	(208)
4.6.2 信息空间与隐喻的真实性	(213)
第五章 语言信息的量性特征与意义	(219)
5.1 思想源流	(219)
5.2 语言信息量的理论刻画	(221)
5.2.1 基本问题	(221)
5.2.2 问答原形与信息量的起点	(222)
5.3 语言信息的量化机制与意义	(225)
5.3.1 事态信息	(225)
5.3.2 事相信息	(227)
5.3.3 话题信息	(232)
5.4 语言信息量性特征的普遍性	(235)
5.4.1 信息量级的层阶性原理	(235)
5.4.2 信息量级的宏观语篇形态	(243)
5.4.3 信息量性的同一性原理	(245)

5.5 语言模糊性的信息量阐释	(250)
5.5.1 模糊性新解	(250)
5.5.2 语言模糊性的信息量阐释	(251)
第六章 语言信息的能量—效应理据	(256)
6.1 语言信息认知转向的本质	(256)
6.1.1 认知转向的能量—效应动因	(256)
6.1.2 能量—效应理据的哲学背景	(259)
6.1.3 能量—效应机制的脑科学基础	(260)
6.2 能量—效应理据的语言信息形态	(265)
6.2.1 基本设定	(265)
6.2.2 形式与内容构成的能量—效应理据	(266)
6.2.3 关联性的能量—效应理据	(269)
6.2.4 质性的能量—效应理据	(276)
6.2.5 量性的能量—效应理据	(279)
6.3 语言信息的生成性与能量—效应的二重分布	(287)
6.3.1 广义方式的能量—效应理据	(287)
6.3.2 能量—效应的二重分布	(289)
6.3.3 能量—效应二重分布的社会文化意义	(292)
第七章 语言信息的微观与宏观传播形态	(294)
7.1 信息传播的语言学范式	(294)
7.2 主体信息空间的虚化	(297)
7.2.1 媒介演化与信息空间的扩展与回归	(297)
7.2.2 信息活动时空关系的演化	(302)
7.2.3 信息空间的虚化	(307)
7.2.4 信息内容的虚化	(309)
7.3 语言的虚化本质	(316)
7.3.1 语言符号表征的虚化性	(316)
7.3.2 语法化、隐喻及文学虚构	(318)

7.4 信息传播的演化特征	(322)
7.4.1 关联性与信息超载	(322)
7.4.2 信息虚化与虚化的信息	(325)
7.4.3 信息内容的量性演化	(327)
7.4.4 信息形式界面与比特的困惑	(329)
参考文献	(335)
后 记	(350)

绪 论

信息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它贯穿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部过程。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活动已不再是物质和能量活动的伴随过程，而已上升为人类主要的活动和生存形式。语言作为人类最复杂、最有效和最重要的信息活动形式，无疑是人类最高级的信息活动形态，语言与信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Wiener，1954）在论及通讯与语言的关系时曾经指出：“理所当然，没有一种通讯理论对语言问题避而不谈。事实上，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通讯自身的别称……”按英文本义来解释，通讯（communication）就是信息传递，因此 Wiener 的论述是对语言与信息内在联系的最明确的概括。现代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研究也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语言活动作为认知活动不可分离的过程，无不表现、凝结和映射着人类信息活动的本质特征和根本机制。

由于其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深远理论和实践意义，语言信息一直是语言学和信息科学等相关学科广泛关注和长期探索的重大理论问题。在信息论产生之前，语言信息研究主要限于语言信息传递功能的直觉和朴素认识，而 shannon 通讯信息论的诞生标志着语言信息研究从前科学阶段向科学阶段的跨越，极大地推动了语言信息研究的发展，信息观念也随之渗透到了语言学核心领域及语言学与心理学、生物学、符号学、社会学、传播学、认知科学、哲学等众多跨学科领域。之后由 Bar-Hillel、Carnap 提出的语义信息论使语言信息研究从形式层面切入内容层面，而情景语义学等也在信息内容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随着一些重要国际专业刊物（如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和 *Journal of Language, Logic and Information*）的创立和一些著名研究机构（如国际著名学府斯坦福大学的

“语言与信息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简称 CSLI) 的设立, 语言信息研究逐渐成为具有学科建制的专门研究领域。在语言学领域, 通讯信息论早期在语言识辨方面的应用之后, 语言的信息论研究曾一度陷入沉寂, 但直到上世纪末, Harris (1980) 和 Jakobson (1990) 等著名语言学家仍在探索语言的通讯信息论阐释。

然而, 通讯信息论毕竟产生于信号传递的数学问题, 它所界定的信息观念在语言信息中的应用实质上只是信号模式向语言符号特征的类比性延伸, 其中的语言信息在语言符号的概率统计特征上界定, 因而主要局限于语言信息的物质形式层面 (语音和文字) 的刻画与处理。正如著名逻辑学家 Hintikka (1970) 所言, 语义信息论产生的一个根本动因在于, 通讯信息论所依托的统计信息对“最重要意义上的信息”研究没有多大作为, 甚至可以说没有多少联系。欣迪卡所说的“最重要意义上的信息”就是“有意义的句子和其他类似符号组合对能够理解这些句子和组合的人所传递的任何 (内容)”, 而语义信息论的意义恰恰在于它超越了语言信息的形式层面, 切入了语言信息内容层面。但从学科背景来看, 语义信息论主要由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创立, 因而带有强烈的哲学和科学承诺, 对于“最重要意义上的信息”同样没有太大作为。在通讯信息论产生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 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等研究在语言信息处理和自然语言理解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但通讯信息论代表的信息理论依然是语言信息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对于已经习惯于依靠计算机和因特网处理和获取信息的信息主体, 这种范式的局限性其实并不陌生。输入“信息超载”的字样, 大量的搜索结果会在瞬间呈现出来。然而问题在于, 这些结果中不仅有“信息超载”, 也会有“车辆超载”之类的信息条目, 表明计算机信息处理并没有超越语言字符形式特征、真正切入语言信息的语义内容。在多数语言学家眼里, 语言信息并没有通讯信息论所界定的那样简单, 语言学领域中的语言信息观念显然要更为复杂。对于崇

尚自然科学的语言学家来说,把科学技术领域中成功的理论范式和观念直接延伸到语言学中,似乎并没有不合理之处,而对学科性质和界限意识较强的语言学家来说,严格区别语言学的信息和通讯信息论的信息却很有必要。就语言与信息的内在统一性而言,前者倾向于类比和照搬,后者则力图回避两者的关系。显然,照搬难免牵强附会,而全然回避则会割断语言与信息的内在联系,因而都是不可取的。

当然,通讯信息论的局限性和语言学家在语言信息问题上的困惑,并不意味着语言信息探索的停息。实际上,在通讯信息论产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来自多种学科背景的学者一直试图在更广义的层面上探索信息和语言信息的本质,提出了广义符号信息论、生物符号信息论、自然科学信息论、哲学信息论、信息哲学等理论形态。而在几乎同一历史时期,语言学关于语言信息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十几年来在功能语言学和语用学中出现的“认知转向”逐渐突破了工具主义的语言信息观念及由此衍生的语言功能多元论,信息也随之上升为语言的本质特征,为认识和研究语言与信息的内在统一性提供了可能性。这既是信息观念演化的产物,也是语言学发展的结果。不过,语言与信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合与统一,从而完全回归“最重要意义上的信息”,无疑需要对现有理论和观念进行更多的反思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范式。这就是本书所要探索和研究的基本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确立语言信息的内涵和外延。正如上文所述,语言与信息的内在统一性只有在人类活动这一大背景中才能确立。如果说信息活动是人类活动的高级形态,那么语言活动无疑是人类最高级的信息活动形态。在物质—能量—信息的统一性中,语言信息活动与人类信息活动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本书研究的基本认识论前提。在物质—能量—信息的统一性这一哲学层面上,语言信息实现了共时描述与历时解释、静态构成与动态生成、微观与宏观的统一。这些方法论选择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书内容的总体展开思路和方式。

语言信息包含语言和信息两个方面，是两种视角的交叉与融合。语言信息研究既是语言研究又是信息研究，因而具有语言学和信息论双重意义和目的。语言学作为人文科学的领先科学没有理由忽视信息时代的基本特征、问题和趋势，而信息研究也为我们重新认识语言的信息本质和功能提供了新的理论契机。一方面，以信息为本质功能重建语言活动理论模式，并以这一模式为背景探索语言的功能和结构形态，有望为现代语言学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新的解释。另一方面，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演化机制、问题和挑战也是语言信息研究的基本动因。自上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社会快速进入了以计算机和网络为基本信息活动形态的时代，现代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深刻改变和重塑着人类的活动方式，“信息社会”、“数字化”、“虚拟空间”、“信息超载”等也对既有的思维形态和理论范式带来了新的巨大冲击和挑战。虽然多媒体技术提供了越来越多样化的信息传递和加工方式，但在诸多信息形式中，语言作为最普遍、最高级和最重要的信息传递形式，仍是任何其他信息形式无法取代的基本形式。在现代信息科学中，源于符号学的句法—语义—语用的语言学构架一直是信息系统与方法、分析与设计、信息管理、数据库设计、决策等各种信息技术领域的基本范式。本书在语言信息理论微观模式的基础上把语言信息研究扩展到宏观信息传播的演化形态，试图对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大现实问题进行新的解读和阐释。

第一章作为开篇主要是对本书基本命题的展开和阐释，其中从共时向历时的转变是本章乃至全书的主要方法论选择。所谓历时就是从生命演化的历程中来认识和探索物质—能量—信息的统一性，进而探寻人类信息活动符号系统从前语言阶段到语言阶段的发生学信息本源和动因，揭示信息之于语言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广义信息范畴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在信息本体观念的基础上，本章最后系统回视了通讯信息论之后语言信息研究的主要理论形态及

其局限性，区分了语言信息研究的技术传统、哲学传统、语言信息本体承诺，为语言信息的语用学取向做了理论上的准备。我们所说的语用学取向不同于信息论的“语用信息”（pragmatic information）概念。站在现代语用学的角度来看，信息论的“语用信息”来源于 Morris 的符号三分法，是对信息主体价值和效用的一种类比性延伸，与语用学所理解的语言信息过程并没有内在联系。按照关联理论，信息加工是语言的本质和核心功能。显然，语言对于信息已不仅仅是工具和外壳，语言活动作为信息活动的高级形态原本就内在于信息活动之中。语用学也不是游离于信息论之外的一种理论类比，而是人类信息活动的基本理论范式。

在诸多语用学理论中，本书选择的理论范式是 Grice 创立的语用原则体系。这一选择无疑基于 Grice 原则体系的重大理论价值。关于 Grice 理论的认可程度《心智哲学词典》[*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of Mind*, Chris Eliasmith (ed.)] 有这样的评价：“公平地讲，Grice 的工作对当代语言研究的影响不亚于其它任何理论家，Grice 的发话人意义和会话含义，其重要价值堪与 Frege 的意义与指称和 Tarski 的模型论逻辑方法相比拟。”这实际上仍是一种保守的评价。R. Lakoff (1995) 在一篇综述中这样评价道：“作为语用学的里程碑，Grice 的理论得到了大量的阐释和分析，在多文化和多语类的应用中得到了验证和延伸”。Grice 的理论被吸收到了包括语言哲学、文学理论、认知理论、心理治疗、法律、人类学和会话分析。这样的评价显然是一种外延式的概括，而本书对 Grice 理论的选择更多基于其内涵价值，特别是在语言信息传递方面的独特价值、理论视角和极富辩证思维的方法论取向。

当然，本书选择的并不是 Grice 原则的原初形态，而是重构的理论体系。在同一篇综述中 R. Lakoff 指出：“从语言学家的视角来看，Grice 提供了一个建筑草图，完整和可居住的大厦仍在建设之中；原有的蓝图必须不断加以扩展和重新阐释，以便满足真正居住者的需要，可行的理论终将超越原创者的初衷”。重构需要以批判